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二十

天津徐世昌

環溪學案

一代之興必有正人君子立於其朝激濁揚清引爲己任而後人才出焉風俗成焉敏果律已嚴而知人明同時諸賢如孫鍾元刁蒙吉旣屢與酬答湯文正陸清獻又皆所薦達也講道論藝聲應氣求烏乎盛已述環溪學案

魏先生象樞

魏象樞字環極一字環溪號庸齋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吏科以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遷光祿寺丞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教化則宜崇臣

僚之家教亟治河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勵天下則宜輯禮書聖祖皆是其言旋擢左僉都御史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擢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聖祖嘉其切中時弊時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有清名以盜案開報職名遲延革職先生疏舉之遷刑部尙書疏請留御史臺爲朝廷整肅綱紀聖祖可其奏以刑部尙書留任遵諭舉廉吏疏薦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瑚密色蕭維豫文運畢振姬陸隴其張沐十人皆得旨錄用逾年始任刑部尙書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歸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一諡敏果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者爲深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凡

所陳奏於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
民生疾苦無不周悉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
於勿欺者也著有大學管窺庸言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

參史

傳

陳廷敬撰墓志

學

案小識 四庫全書提要

文集

致知格物解

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致知格物是入門第一事也儒者辨論紛
紛意見各出說心說性說理說良知千言萬語近是者多若以
之表章聖經垂訓後世實有大不可解者抑人自解而樞自不
解樞自不解而並諸家之解亦若有不解者耶竊嘗愧焉近見
刁蒙吉先生格致補傳一編彙集諸說參以獨解似爲不解者
進一解矣樞再四讀之又不能解蓋樞鄙儒也淺學也未能讀

傳安敢解經第見致知格物之解聚訟數百年而終無把柄有說內一邊者如淘沙井愈淘愈深有說外一邊者如放風鳶愈放愈遠又有內外兼說者如對鏡花捉水月愈尋愈沒著落只一格字有解爲格鬪之格者有解爲扞格之格者有解爲感格之格者有解爲格式之格者有解爲格眼之格者有解爲天壽平格之格者猶曰旁引曲喻以明格字之義也獨於物字不一其說大抵多在大學之外著解間有一二從大學看出者又若含而不露露而不全而其極力闡發者又謂六經孟子句句是格物而反不以大學之所以格物者解格物則樞之惑也滋甚矣嗟乎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而致知格物一語竟終身不解可乎此樞所爲管窺蠡測謬成拙解終不敢自信其不謬竊願與海內學者互相發明以證朱子卽物窮理之意云爾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
妄爲低昂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讀到此處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
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在
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
等在字相應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
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卽
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卽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
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有
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卽天下國家身
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
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

不正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顛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眞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況致知是知止眞工夫固未有紛紜繁曠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

學無異近有解物爲物欲格爲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紬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爲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在卽是物物卽性也善也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慎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

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
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
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
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
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
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
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
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卽有一身
之位育如心廣體胖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

卽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
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
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何也人君之喜怒哀
樂卽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卽兩暘寒燠之
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
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子所當子子固子也奪所當
奪奪亦子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
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
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天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
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兩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
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
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

清傳學彙卷二
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
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
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
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
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
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
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
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便非逐物矣反
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
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

物有則此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遠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未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爲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綫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答刁蒙古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闇重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槩六冊敬存

案頭容卒業另報儒言錄與斯文五經翼原不可以一例觀蓋
儒言以語錄爲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爲二書之階梯未可知
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
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稟呈教名儒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
也高邑固不倫卽康齋薦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
與本傳俱無徵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末議何椒
邱邵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邵以高子許耳羽
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眞禪
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腳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
闢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宦轍所至毀佛寺爲儒
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請於退谷先生者惟
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

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修辭立誠似當爲第一劑也別論柏鄉世好諒必慕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爲贅去縞紵遠矣但新簡銓衡不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冊附覽並乞隨筆點正爲願仍有內篇並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璧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率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馮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古先生書

使者到蔚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晨興欲覓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函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並諸橐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尚候台諭昨謬論康齋擬之蔡

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爲權倖所薦耳惜也非責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廬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闢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爲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足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樞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並惟詳示宋儒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廬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樞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遺之樞意斷不及此且樞庸齋祀文正者謂何寧不爲退谷先生一助高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儒言錄一冊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困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不簡當如何

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癩狂病者只與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
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
在披閱示樞以的幸福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
盡況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
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
告久矣再承專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劄記之末尙乞筆
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吝裁答直抒胸
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
途遵台命也劄記莊誦數過字字會心聖學得傳千秋大事樞
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罄其一得之見竄爲
先生割愛不敢爲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
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

所爲切禱者也續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並近藁一冊皆觸類而及之者先生點竄擲回以志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冊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領略名言不敢草率盛忝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古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藁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盡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烏得不感若拙手素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儻拾而梓之瓦缶在前何以法今而傳後卽附在劄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

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訛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

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卽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

愆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譎鷲直諷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閏夏望前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遽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皆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康齋原不敢與蔡邕相如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亨之知是其不幸者也況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真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並存也惟

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何嘗語語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強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尙未卒業統容另正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遷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

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爲蓋心折劄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
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慎
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耳前大集橐中不避
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橐雕蟲之技亦煩目及猶家人說
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朱子與南軒東萊商訂四書何等功
用今人各闢壇宇恐未可做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
札云涇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矣敝
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刻之惠感不去心仕優則學此又一
益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旣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
有二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

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旣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啟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

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

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做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經鄙卽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爲己非爲人也授梓便爲人矣先生慎之擬各錄一冊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爲敝州閱月課卷蓋鄭侯因蔚士初改策論未諳體裁月合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闡例事竣裁復並附卽事小詠

統乞垂覽

答左翼宸先生書

記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

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
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寡陋
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良更不敢昧况學問必須明
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
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稟定後謬書數語以報
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
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
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
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旣生天地間便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
旣欲交正人君子便欲遠邪說小人旣欲遠邪說小久便難免
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謗東
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孰失也哉首善書院考一冊

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聞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聞而行不立即不謗不忌而謗且忌者自在甚爲可戒若舍理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人無難先生以爲何如浚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卽其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端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答馮訥生及門書

門下天資高妙平日敬服頃接翰示具見向學真誠句句踏到實地所詣自不敢量矣細讀來論以求放心爲本以勉強力行爲先以有恆爲要是三是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耳如行路然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窒忿欲云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矯激之

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芳草之必有香非
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然逃名
絕世是禪非儒矣至於怒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
一怒而諸侯懼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門下所
謂止爭天理人欲者也純天理者爲聖守天理而閑人欲者爲
賢此卽安勉之分耳聖人是有體有用底人然道理只是一貫
曾子守約見爲忠恕故唯這箇顏子復禮見爲文禮故歎這箇
且當日卓立光景明白易見了無疑義人自今日懸想孔子道
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故
所見如此註謂日用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
端倪也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極知趨向堅定力圖體用之學
再進一言先求改過僕不敏願互相切磋焉時家祠經始方有

清傳學案卷二
十四
事於土木不及詳答再白

與馮訥生及門書

前讀來書先行求放心二解率皆探本之論其於學也庶幾矣
昔人云學貴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僕尤不能無疑焉門
下解先行是教以慎言之道非教以立言之道誠然但云聖賢
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立言此非僕所知也竊謂聖賢之言如
人之飲食夢寐如物之踉躍飛鳴如天之風雨露雷日星雲漢
皆自然而然何嘗有意立言惟近代詩文之家分門別類極巧
窮工每刻一集動至三二十冊不知於立言之道果何如也僕
嘗反己自愧犯此病多矣若夫聖賢之言皆聖賢之行也譬如
閱歷程途其中山川險夷一一舉以告人不迷於所往雖
謂之有意立言亦無不可其不得已者又安在耶門下又解求

放心謂心神物豈能求來更不再放豈同雞犬可以籠致云云此更非僕所知也竊謂雞犬至蠢也人心至神至靈也既知一念之邪矣而一念又續之既知一事之錯矣而一事又繼之推之念念事事概可知也豈復可言學問若云時時放時時求是無他者而有他已矣者而不已也立言宗旨果如是乎且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成功之一日乎抑教之日日克日日復乎克復與求放心有何異乎勿其非禮則禮復矣既復而仍有不復之時乎知其不仁不義則放心求矣既求而有仍放之時乎夫放而弗知求者眾也及其求之而又放之以學道問道之心亦有時而不仁不義以至神至靈之心亦有時而若愚若頑欲其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難矣門下所謂內外精粗中和慎獨俱在此者必不得之數也以愚論之世儒之求

放心者皆攝念之說非求放心之說本章仁人心義人路專爲求仁義而言孟子七篇大本領正千古學問大根源蓋心之放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氏未嘗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爾也如謂去聲色勢利佛老一求已畢云云乃僕前說未悉門下之疑有自來也請一再申之譬有人焉今日知聲色勢利佛老之非明日又見聲色勢利佛老之是倏收倏放反復不常雖操莽之心不是過也門下顧以堯舜微危擬之豈人心去而道心存亦有忽存忽去時乎類擇一集雖言不能盡亦可爲本章羽翼耳至謂心在腔子裏察公私義利之辨此門下合乎朱註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謂心求來更不再放則僕合乎程註下學而上達之說也明辨之後尙俟豁然貫通焉故不覺媿媿言之門下何以釋僕之疑乎二說與祁

州刁蒙吉商量未定因檢諸稟奉覽幸一參訂之爲慰餘不悉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
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
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慎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
曰庸齋之板實卽江村之認真也真人本色開口托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
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
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
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
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

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
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
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
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
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
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
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真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
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
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

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
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
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
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
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
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
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
之間違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
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躐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

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中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

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樞恐普天之下食者
衣者俱不自安矣此幽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寧
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
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
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
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
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
此都門讀問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
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

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欲略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旣以練服爲冠去首經負版辟領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附錄

先生家居立友仁社邑士從游者甚眾講求性理書凡嘉言懿

行恆手自鈔錄

先生嘗言爲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如下僚爲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其論學以脩德爲體以講學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平生事業悉本於此

順治六年己丑先生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先生獨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榜發性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稱餘官內外無一以貪敗者

環溪家學

魏先生學誠

魏學誠字無偽敏果長子少承父學文行純粹康熙壬戌進士

官內閣中書乞養歸家居七年不謁選適聖祖西巡謁行在改翰林院修撰累遷諭德後遭母喪遂不復出敏果年譜卽口授先生及諸弟等手錄者著有一齋新舊詩

環溪交游

孫先生奇逢

別為夏峯學案

刁先生包

別為用六學案

魏先生裔介

別為柏鄉學案

李先生顒

別為二曲學案

湯先生斌

別為潛庵學案

陸先生隴其

別為三角學案

耿先生介

別見潛庵學案

申先生潯光

別見夏峯學案

劉先生醇驥 別見孝感學案

郝先生浴

郝浴字冰滌一字雪海號復陽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御史巡按四川時川亂未平迭疏陳兵事及善後之策報可議行吳三桂督師入川專擅驕縱屢疏劾之爲所忌誣以欺罔冒功逮訊論重辟免死流尙陽堡及三桂叛於雲南大臣交章論薦環溪言之尤力起用復原官巡視兩淮鹽課累遷左副都御史迭疏陳軍國大計清操風節冠於一時出爲廣西巡撫兵事之後民窮吏玩設匭通衢許冤抑者自訴屬吏懍懍奉法汰冗兵而於鎮安泗城田州梧州凡邊方及扼要之地增兵防守請卹死事諸臣以勵忠節建立書院以勸來學粵境大定康熙二十二年卒於官年六十一後以軍需移動倉庫部議革

職追補特詔念其廉潔素著原之子林上書訟冤復原官賜祭
葬如例先生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所遭多艱苦而志彌堅嘗
與孫夏峯論學自道所得謂循究聖賢窮理盡性之書密證諸
家未有深入反求之曾子孟子及兩程子之學參之六經以合
於宋明諸儒若有別也乃放懷天地縱觀古今思所以適於治
之正理確然深信兩程子之學於聖門爲契合卽於周子朱子
與明之薛玉俱別無論諸儒也著有易注孟子解中山史論中
山奏議朱紫陽大全始條理編中山詩文集

參史傳
先正事略

于先生成龍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副貢生授廣西羅城縣知
縣徭疆煙瘴以至誠爲治在任七年從者皆死亡民憐其貧斂
金錢進供鹽米卻之招流亡修學校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四

川合州知州瘠苦與羅城等再遷湖北黃州府同知攝武昌知府調黃州時吳三桂叛湖北賊蠡起集鄉兵屢平巨寇擢江防道歷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會耿精忠叛亂之後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多所省釋薦廉能第一擢直隸巡撫調授兩江總督所至以清廉率下官吏皆望風改操臨事應變無方尤善治盜當時號爲清官第一聖祖嘗諭曰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未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卽理學之真者也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清端先生以實心行實政不居講學之名有于山奏牘七卷詩一卷其自省六戒曰勤撫恤曰慎刑法曰絕賄賂曰杜私派曰嚴徵收曰崇節儉立說悉本於天理人心論陽城撫字心勞謂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實一二便民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

歿後子準輯先生生平雜鈔之藁編次增益爲正修錄三卷齊治錄三卷正修錄所採凡一百三十八家之言不分門目齊治錄亦採諸家之說分幼學蒙養閑家善後士子守身搢紳居鄉以道事君任職居官勸諭愚民慎重刑獄善俗戢姦催科撫字備荒救災凡十一門稱先生不從理學立名絕無彼此異同之見又言先生不佞佛亦不闢佛謂身爲儒者方憂聖賢道理挹取不盡何暇探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駁準官至江蘇巡撫克稱家聲焉

參史傳 先正事略 四
庫全書提要 學案小識

張先生貞生

張貞生字幹丞號箕山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宋儒語略頗主良知之說後與魏敏果熊文端往來講學乃一宗考亭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

先生疏言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坐
出位言事降二級尋乞病歸然卒罷巡方之令居京邸蓬蒿滿
徑突無炊煙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贖皆勿受家居構我師祠
又捐宅爲書院十四年起補原官卒年五十有三著有庸書二
十卷聖門戒律八條箕山語錄唾餘玉山遺響集各若干卷先
生爲學一以慎獨主敬爲歸嘗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
喫緊在義利一關又言學問經濟本非兩途然經濟有從學問
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是也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則
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爲有猷其實
毒蒼生而誤國是者卽此自命經濟之人也論者以爲名言子

世坤能傳其學有恥言集

參先正事略
學案小識

箕山語錄

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

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
止矣

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
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

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
散矣

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

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之
一端

附錄

箕山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

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
不若溯流尋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自有樂地箕山曰樂者卽
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
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
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
誠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

己復禮

學案
小識

先生與人書曰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
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
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走入空寂一邊又與熊青嶽書若提明
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

辭於我矣

同上

陳先生廷敬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奉旨增廷字授檢討洊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入直南書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歷遷禮吏二部侍郎管理戶部錢法擢左都御史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奢侈之風未除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卽新而無厭轉相慕效積以成風由是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猶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乞敕下廷臣博考舊章斟酌損益務合於中罔敢凌越則節儉之風庶可漸致又疏言督撫之職在察

吏吏果廉能毋敢有加派火耗毋敢贖貨於詞訟毋敢腴削夫
富民然後能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
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貪則吏
雖欲爲廉而不可得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
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心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
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宜通飭督撫凡
保薦府州縣官必確察其無加派火耗無贖貨詞訟無腴削富
民每月吉集眾講解上諭實心奉行俾知功令之重在此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
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二十五年同徐學士乾學奏進鑑古
輯覽詔嘉其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
平定三逆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先生並充總裁官累遷工

部戶部吏部尙書旋以湖廣巡撫張汧案牽引上察其誣不問以父年老乞歸養准以原官解任仍領修書事二十九年起爲左都御史遷工部尙書父憂歸服闋授戶部尙書調吏部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四十九年以耳疾乞休旣而大學士張公玉書卒李公光地疾未愈詔仍入直辦事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諡文貞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衣冠偉岸擬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侍講席最久經筵奏對時申啟沃所爲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有午亭文編五十

卷

參史傳 四庫書目提要
名家詩鈔小傳 學案小識

文集

錫土姓說

古無無土無姓之人禹貢言錫土姓惟五服諸侯之事而不及

凡有土有姓者非略之也舉其大而小者可知也故凡有土有姓其源流失得之故有可考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是三代無無土之人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夫稅畝猶未遠於什一之法而左氏譏之曰非禮丘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至於田賦則實爲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其大遠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其多者得鬻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茲起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爲畔無復限制以田之多少爲賦斂之厚薄及其後也乃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必備其繆戾滋甚焉始皇三十一年始令民自實田以定賦蓋取大半之賦竭天下之民力以逞其欲二世承之海內叛亡當是時也天下無復有有土之

民矣夫民之無土其始由於厚斂民既無土而國亦隨之傳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自古以來未有聚斂而不亡者也
然至於秦有無土之人無無姓之人左傳曰因生以賜姓胙土
以命氏史記註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
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呂
祖謙曰姓者所以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
所以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春秋纂例云姓則
百代不易惟天子乃得特賜姓如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
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諡配字僖伯文伯宣
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爲氏示所出不亂所
謂別子爲祖也由諸說考之別姓則爲氏合氏則爲族則是氏
與族爲一姓與氏爲二矣故羽父爲無駭庶子隱公命以爲展

氏則氏族爲一也風俗通曰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諡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生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叔仲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鳥五鹿青牛白馬也然凡賜氏族者子孫爲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之類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者是也夫無駭生不得賜氏又況生而自以爲氏者乎若是乎氏族之重其君不賜而子孫自以其祖父爲氏爲族者皆僭也亂也然氏亦謂之姓如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故舜後姓嬀爲氏曰陳今之以陳爲姓者不聞其別爲氏則姓氏爲一也蓋其初若將以別之而其後乃復爲一一之以百世不

易之姓而不一之以數世一變之氏也傳有之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所以統繫焉使不相別也故先王之所尤重者姓焉而已矣夫惟天子乃得賜姓諸侯則否諸侯賜氏則凡不得賜而自以爲氏謂爲僭且亂者所以防天下之自別其子孫之所出者而因以自昧其始生之祖也姓顧不重矣哉鄭夾漈氏族略謂凡言姓氏皆本左傳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二曰以邑三曰以卿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諡十八曰以爵氏十九曰以國係二十曰以族係二十一曰以名氏二十二曰以國爵

二十三曰以邑係二十四曰以官名二十五曰以邑諡二十六
曰以諡氏二十七曰以爵諡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
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
北四字姓所援据最詳而亦不分孰爲姓孰爲氏要之猶未遠
乎姓氏爲一之義也至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
氏婦人稱姓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姒
媯媯媯媯媯媯之類夫先王以姓爲重今日男子稱氏婦人
稱姓則是反以氏爲重而以姓爲輕其亦不明乎禹貢之義者
也禹貢言錫土姓使天下無無土之人亦無無姓之人也其時
所錫者雖止及於五服之諸侯而諸侯之土田人民諸侯實自
經理之雖不得賜之以姓而或者推天子之意賜氏焉以別其
人苟非然者是使高山大川雖已奠之而畎澮之水任其橫流

而不治也其尙可以爲國乎吾故以爲古者無無土無姓之人而推言由秦以來乃有無土之人至於其凡所以得姓之故尤致意焉使世之讀禹貢者不因文以害義以見先王之治天下使無土者有土無姓者有姓其爲萬世生民計者至深遠也

春秋始隱公論

粵自西周板蕩王轍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矣眷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周家之一大變局也春秋託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傅良曰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奉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碯晉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親上也鄭莊公爲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卽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爲卿士而有志於叛王此春

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郟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之強僭四年而朝孰與周鄭之交質繻葛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弑君之大變故謂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亦齊末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絕於幽王平王之世詩下降於國風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有言子嘗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又言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說雖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弑之禍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難言者夫

子垂典法於萬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有微文顯志焉或曰禍基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傷隱之賢而誅桓之篡也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爲君者也宜爲君者而誅其篡何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爲公不言其爲攝攝經無明文也非攝而親遇弒焉其爲篡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爲於王法所不得爲則桓之弒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蓋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

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刻責之追詬其所爲曰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旣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爲盛德以篡奪爲固然將陰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爲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爲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惡亦未著春秋之作將以獎善戒惡耳惡者猶欲進之於善況非惡之尤著者乎惡未著而被之以成父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度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篡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卽位有不書卽位隱不書卽位者不成其爲公也不成其爲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是豈然與凡卽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陸氏淳誦說之余嘗求其義矣知隱之不

即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

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文成襄昭哀五

公是此例也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弒君

不書即位正也莊閔僖三公是也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

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

而行即位其意也意欲為君故黨於賊而行即位左氏不達其意曲為其說而

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

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不書

諱故也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

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

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

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卽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卽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正卽位繼弒不卽位之說當矣至其闢左氏所云莊閔僖之不卽位辭尤辨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因左氏公穀之說者余故以爲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卽位攝也而公羊以爲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穀梁以爲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攝旣與經違而公穀以爲成公之意志云云者是公旣卽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國之心而隱實未得行卽位之事不得行卽位之事而卽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爲成其意志乎是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於後世而遂失聖人所以作經

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卽位者隱自不行卽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不得而削也及觀趙氏汭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蓋隱公之卽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得而益之趙氏之說有以得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合於吾心也明乎此而後知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而弑之夫子是以傷其賢而誅其篡春秋之始紀隱公而善善惡惡之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爲聖經也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恆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不敢有谿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敘春秋之所以始爲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

妄生穿鑿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冕有十二旒服有十二章春秋紀十二公逆而推之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爲戒也

古今易說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下筮獨得存最爲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爲淆亂視他經爲甚焉樂旣散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爲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爲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爲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經文蓋

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旣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象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

卦十序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
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
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
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
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
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
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其正失而未能盡
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
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
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
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
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

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
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
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
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
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
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
之而不復知其舛譌之若此也蓋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
考見故與世諗焉

朱子論定文鈔序

眾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害正不有其人排斥而決擇
之以衷諸孔子則天下俛俛焉如瞽者之無相瞽行之無燭不
及於顛踣陷溺無所底也當戰國時去孔子猶未遠而楊墨告

子之徒各倡異說塞仁義之途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洎秦以
來游士縱橫捭闔傾動世主其人皆詐謀詭論欲苟一時之得
不復顧萬世之害舉先王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者毀裂滅絕
其害甚於燔書浸淫既久中於人心由是百家紛出奮其私知
敢有顯然非聖之書矣兩漢雖表章六經而微言既湮其流至
於曲學阿世迨其後生心害政以致禍亂相尋歷晉唐洎五季
之時彌甚矣中間二三賢喆之士如韓歐諸君子出而力爭之
聖人之道賴以綿綿延延不墜於地然亦莫有能集諸子之言
而匯歸於一是者也故卽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邈焉孤存於世
逮及南宋紫陽奮興於千載之下正百家而集大成迨於今世
之學者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昔
蘇子瞻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降及後世曲學之患甚於異端

昌黎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然則朱子之爲功亦不在孟子下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孟子辨之而天下後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時千有餘歲羣言之紛綸莫可紀極朱子從而別白是正焉而天下之言理者始歸於一是朱子之知言繼孟子而興起者也其言散見於羣書及具本集中者石門吳子青壇距戶十年餘潛心蒐輯薈萃成編名曰朱子論定文鈔昔人謂仲尼駕說者朱子駕孔子之說者也今復駕朱子之說可謂金口而木舌者矣聖天子典學重道紹接洙泗陂袞新異之說不得至於黼辰之前知言獨至矣是書也上佐乙夜之觀益廣文明之化又豈僅爲學士大夫誦說服習之書而已也哉然學士大夫果皆能誦說而服習之以求至乎成教化而美風俗

則簡冊之所傳卽政教之所布也知言之功不其偉與青壇以
書問序於余余是以樂爲之序

困學緒言

率性爲道道不可離卽此已見性善矣如使性而惡也有善有
惡也則亦何爲須臾不離此性而惡者及有善而又有所謂惡
者哉故觀乎此而紛紛之說其爲謬妄益信矣

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
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
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

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
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

貪生怖死恆人常情人能盡其道而死者鮮矣故委心任化達

人之情盡性至命聖人之學

揚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程子曰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然則儒之所貴可知矣豈天文地理之謂哉世之惟務從事於此者諒矣

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

薛子讀書錄言其心之所得以備不思而遺忘非如今之言道者竊道之似以成其說也

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

凡事之難當盡其道處之不得有己有己則自私自私則用智愈覺其難矣故凡未盡其道者皆有己者也

易言而受責其爲益多矣思而改之可也逆而報之太不可也
小人者賢者恨之聖人憐之是聖與賢之別也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真積力久自然有得發而爲言辭自當中
理而無鄙倍之虞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學未至而汲汲於
爲文正如小兒學語雖道得一兩句亦不得通貫曉暢也

此道正如人之於飲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事最平常其理
最切要今人只作一件奇特高遠事看了莫肯尋向上去偶見
學者從事於此卽自恥其不能指目爲立異可歎也

凡心之所思四肢百骸之所職視聽言動之所以然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天非人之所能爲者則何可不敬以守
之愛之護之珍之惜之以無失其正耶明道程子曰視聽思慮
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心之於道猶腹之於飲食飲食之至於腹不假安排布置而自能疏貫流通道之體於心亦豈待造作矯揉而後能神明變化耶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自子思孟子以來無人見及此惟程子云天人本無間斷語義約而能盡此皆學者切要入德功夫極其至雖聖人莫能外焉

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

羣居見人擾擾己心能不動此處正驗學力未能至此切須加
勉強之功

一日之間於言語應接不失其道而中心浩然有所得者學之
驗也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此
卽萬物一體之意學者當常存此心不特居官臨民宜然
南豐曾氏思政堂記有曰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
之政朱子註爲政以德正與此合

當戰國時闢楊墨亦不止孟子觀孟子言今之與楊墨辯者如
追放豚云云則可見矣然而後世獨知有孟子者不惟以其闢
楊墨以其有所以爲孟子者在也其諸與楊墨辯者以其專務
闢之而不知所以自治所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以欺天下後

世之人者也是亦楊墨之徒而已烏足道哉

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食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

先儒謂孔顏自有其樂不因疏食曲肱簞瓢陋巷而後樂此論最是的當愚以爲大聖賢處富貴貧賤一以視之若常人處富貴而淫處貧賤而憂者固不足道矣然常見膏粱華寢之人所憂有甚於蓬茅藜藿之士是則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固亦自有樂在爾

程子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子言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此本體功夫合一之至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是統論此理辨明性道教三個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爲異端所惑以致走差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脈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具於是矣

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以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往而不浩浩哉

讀書養氣不得分爲二事

附錄

先生夙知靈壽令陸公隴其清苑令邵公嗣堯賢袖疏草將列薦會上御宮門亟召九卿舉廉吏旣進升階未盡一級上獨曰先生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先生方掌御史臺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先生使言先生自念班六卿下旣未承明詔當以次對已而六卿有言他守令賢者語未竟上特問先生廉者果爲誰先生奏言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

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於是兩公皆擢御史始先生嘗
亟稱兩公廉或謂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
先生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是可謂能以人事君者矣

先正

事略

聖祖留意古學嘗召對羣臣從容問在廷中誰最能詩先生以
王公士禎對詔舉博學鴻儒先生疏薦汪公琬之二公者一爲
詩伯一爲古文家而皆由先生言以達天聽後十餘年聖祖復
以後進詩人垂詢先生先生以史給諫申義周宮詹起渭對皆
一時之傑也

同上

林吉人曰先生平生學術師法河津河津之學以復性爲宗而
文與詩皆雅健絕倫淵源最正爲紫陽以後一人先生少刻苦
以正學自命一以河津爲的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己廉慎之

清脩言必稱先詞自己出所謂貫文與道而一之者無媿於河

津矣

林佶午亭
文編後序

清儒學案卷二十終

清信學案卷二十

...

...

...

...

...

...

...

...

...

...

...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某少 厥孫 報 見 其 恭 昏 固 烈 慕 明

可 其 策 等 致 春 殊 具 艱 請 資 旅 開 會 天 津 徐 世 昌 吳 心 育 致 同

愚山學案

春 刻 行 登 重 刻 景 賢 白 淵 兩 膏 刻 樂 志 士 精 學 其 中

愚山家傳理學根柢深厚出而蒞政廉明慈惠澤加於民

特以夙負詩名晚又以詞科進修史者列之文苑傳中德

行政事實與睢州當湖相伯仲固一代醇儒也述愚山學

案 水 育 大 可 渠 燠 干 八 對 劍 自 然 昌 合 乘 間 時 之 足 感 問

施先生閨章 濟 琳 梁 欲 益 夫 坐 非 博 見 洽 公 淵 谷 父 志 幸 爾

施閨章字尙白號愚山宣城人祖鴻猷明萬厯閒以理學顯學

者稱中明子父譽叔父譽克紹其業孝友雍穆江南言家法者

推施氏先生少孤叔父撫以成立嘗從同里沈徵君壽民受學

博綜典籍工詩古文辭順治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擢員外

海信星卷之二
一
一
郎引經斷獄期於平允出爲按察司僉事山東提學道先生歎
曰吾家世擅理學三傳皆困諸生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
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取士先行而後文崇雅黜浮有冰鑑之
譽遷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所轄臨袁吉三郡壤瘠歲饑邑
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
諭之吉水有大戶聚數千人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
先生察其枉盛陳兵衛曉以禍福縱之去令輸租以自贖餘黨
亦解散徧厯崇山廣谷間拊循周至四境帖然人呼爲施佛子
嘗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等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歎比之
元道州之春陵行焉重修景賢白鷺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
有兄弟爭產者將具牒請質適開會講習先生講長幼有序句
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卽

見闕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尙有同氣或可轉乖爲和也言已泣
下忽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讓所爭產爲祀田後以
裁缺歸里居十年當補官以叔父年老引疾固辭己未召試博
學鴻詞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先生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
始得著作之任考覈同異辨析是非無所回互典試河南稱得
士張清恪伯行其一也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六
其爲學以體仁爲本姚江盱江之說雖習之而獨宗濂洛文章
原本道義意樸氣靜守歐曾矩度尤以詩名據東南詞壇者數
十年時稱宣城體著有學餘文集二十八卷學餘詩集五十卷
試院冰淵一卷施氏家風述略一卷硯林述遺一卷矩齋雜記
二卷蠖齋詩話二卷擬明史彙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

參史

傳

湯子遺書

西河文集

愚

山年譜

鶴徵錄

先正事略

文集

景賢書院記

書院稱景賢者何曰存古也曷言乎存古者吉州舊有景賢堂以祀王文成先生者也地距南郭高阜憑江面山久廢爲榛莽之墟嘗過之太息謂有司盍復諸子講學白鷺青原間既二年諸君子欲爲別置講堂羣謀僉同選地維舊於是卜築於景賢之遺址以其名歸予予固謝曰君子恥名勝其實未聞無實而弋名者也凡吾之講業於此蓋踵吉州舊事振其緒而弗敢墜焉非抗顏人師也且將爲實乎白鷺青原之席具在將爲名乎則今之才力殫矣曷忍擾吾民爲辭之數四終弗能禁且視昔規制有加予懼然曰噫是重吾過也毋已乃祀文成如其舊而虛其堂爲講學之所是爲景賢書院楚進士羅誥菱樞有志於

道者也過螺川移書曰聖自我作景賢之義何居予告以故且謂之曰聖賢道三乎尼父之教人也高下偏全兼蓄曲成未嘗揭揭焉責之以聖而聖人之道以明且子將薄賢乎傳曰賢賢易色見賢思齊而遜謝聖仁爲不敢豈姑舍其最上者乎夫學以學爲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今有人於此稱之以聖人雖強者不敢當斥之以禽獸春兒走卒皆怫然戟手矣然而孟子辨其所異惟幾希蓋危之也出此入彼聞不容髮然則有志於道者亦還其爲人而已洵爲人則其去堯舜周孔不遠矣夫侈然予聖是自誣也謂予弗克聖是自棄也人皆恥不肖之名而或不免蹈其實是有知而不克致也易不云乎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賢與聖何眇焉吉州旣爲文成政教漸被之邦俎豆未墜風澤未遠而學者又砥礪奮迅不介以孚苟

能如祭嶽而涉海不躋其巔不窮其流不止也寧第稱賢而已
哉既以復羅君又具告諸君子皆曰善請記之予不敢作也聊
次其語若夫經始落成度費董工紀姓氏本文則有吉州諸君
子在

重修復真書院記

施子曰余觀於吉州而知理學之盛也其最則安成蓋自鄒文
莊洎劉三五師泉兩峰諸公受業文成稱高弟子繼又有王塘
南先生兩峰之門人也於時講德考業書院相望有曰復古曰
復真曰道東曰識仁皆書院之著者也而所謂復真者文成嘗
手書惜陰說以勸之一邑之中所在有會歲必數舉舉必累日
用相砥以勿懈有入其中而戾其教者則人目笑而背指之曰
夫夫也而與於講學者邪其人聞之必大慚於是君子有所誘

而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淺者習威儀守繩墨深者略
言語而優入於性命田夫孺子市販之徒皆耳習其言目習其
事若日用飲食之相循不廢也故其教立而俗以不偷則此數
君子力也近年書院多荒圯余間爲修舉故事其在屬邑者弗
遑徧也而上南里鄉先生王君吉張君瑛朱君經康君若生輩
居近復真輒聚眾力葺之以董率後學可謂知所先已君子之
教人也非三復以申命則入人不深而苟非其人往往數聞而
易厭甚有竊其似而離焉者遂爲人口實非教者之過也文成
之致良知孔孟之言非王氏私言也不學者或以任情率意爲
良知而躬行闕焉則王氏之罪人也豈待羅文莊困知之辯而
後知其非哉人有少去其鄉長而迷所歸者告以父母宗族所
在無不蹶起思返者豈天之所與棄不反顧歟天命流行物與

无妄夫亦在乎復之耳於乎昔之數君子予不得見矣猶及見
後人修復其盛事苟得二三君子爲之必誠必盡也其立教成
俗何遽不古若也謹志其歲月而別書其同事之賢者劉諸石
庶後來之有繼也言非王及孫言也
言非王及孫言也
是編經始乙卯春刻成於丙辰仲秋合之得中明子集十卷蓋
先大父允升先生之書也先生少篤孝長志聖學會祁閻陳九
龍先生履祥至遂北面焉九龍蓋盱江羅公汝芳之高弟子鄒
忠介公元標之畏友也其學隨事指授要歸知性自稱天學生
先生從游辯論往復日夜不倦久之渙然以解旣游郡校楊復
所先生嘗遇之金陵見其舉子業謂必名天下先生泊然不以
經意其師事九龍不啻七十子之於孔子九龍亦倚毗心膺嘗

病甚九龍慨然籲神至捐已算以益之師弟之篤可謂曠世一
遇者矣所至講會有錄欲俟中年後編校成書年四十七而歿
遺言殘帙委諸篋笥先君子居廬日錄數紙跪而陳之靈几旣
爲一編乙丙之間狼藉兵燹今從故舊藏書家網羅考訂故遲
之歲餘疑者闕焉其講義不可勝載於乎先君子能跪錄之衰
經之中而後人不能保之兵燹之際痛可言哉抑韓氏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猶愈於澌滅都盡也孔子立教以文行忠信詩書
執禮未嘗數言性道使人學焉而自得性道卒在其中故子貢
以夫子性道爲不可得聞子思子作中庸首揭天性而以率修
爲學本之不睹不聞極之無聲無臭孟子尤極言性善宋儒祖
而述之直指本體自謂得孔孟心傳非不學也學者學此也覺
者覺此也其爲物不學而能而非不學所能全故終身由之而

不盡者性也蓋自濂洛諸儒授受皆然矣或有致疑盱江之學殆未知道者也

論學修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觀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惟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爲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於雪怨而索米見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爲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我皇上天授直聰祖經禰傳旣修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考人物考諸書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

有不成於後王者遠不具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濂王禕爲之今國家膺圖秉錄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日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爲功因舊者易爲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厯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略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略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於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予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

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日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戶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抵牾議論蠡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吹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真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

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嫻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拮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復湯孔伯書

吾道之衰甚矣處今之世薄聲利而急道德早歲拂名講洙泗濂洛之學如年丈先生當復幾人平居引頸遠望庶幾旦暮遇之及相見又復邂逅別去蓋是時家叔父年正七十游子心動魂夢作惡惴惴恐不相見故兼程遄歸及抵里幸無恙始追恨從前之會爲當面錯過也僕不幸少習雕蟲爲名交所累觸緒牽纏動不可了即使留數日亦未必有可就正今復何以應明問而裨高深乎孫徵君先生今代典型得見於榻前懃懇良至又辱其手書贈句比卽爲報章兼函二金爲九十之觴會項君

兩歲不至遂無從郵寄不知孫先生天尙愍遺否今仍將原書
附去倘已歸道山幸致其詰嗣爲我焚之其墓嗟乎天未喪斯
文其或勉留先生百年乎今年偶過錫山尋東林書院謁楊龜
山道南祠見高彙旃先生亦扶病一面坐閒輒語及夏峰老人
然觀東林講學諸子亦寥寥近有做門人海陽施璜虹玉者壯
年棄舉子業專力理學其爲人惻怛無華而所至學者傾動其
後來成就遠近不可知要是尊信謹守一流人此道惟苦歧路
亡羊門戶高而閭奧薄往往無成若果鞭心向裏無論大小偏
全要得其性之所近猶愈於燒破空鍋也年丈近日所得何如
幸不吝指示去歲微變震鄰禍且切膚做郡人皆驚竄弟亦不
能安坐今日城野兩難將從何處生活每憶南陽在孔道而諸
葛君躬耕高臥草廬此法今日尙可行耶勉旃爲善外此多未

可卜耳

復孫徵君鍾元書

夏仲湯孔伯同年郵到手牘伏審杖履安健忻忭無量至大作中所云九十蹒跚叟儼然侍君旁讀之愄然悚愧先生卽容接後輩何勤懇折節至是然獲見風采聞緒論未敢一日忘也姚江立教有間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功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咎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楊口口曰識得此體不用工夫語亦有病先生稱薛文清明之醇儒王文成明之大儒殊途同歸

海信堂文集卷之二
不失尺寸近日談道之儒遂舉陽明而斥之絕以異端且自謂能闢王氏卽爲有功斯道心竊惑之譬有人於此無立錫之地而日訟其鄰人與爭界址角門戶亦徒見其太早計也儒宗一書門徑不隘要歸一揆就中指示精切往往發人深省二三同志之友競相傳寫日苦不及便中再得一二冊並賤刻短言見寄誠大惠也家居附郭人事沓冗惡動求靜正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久之卽動是靜乃爲得手今尙未免憧憧祇增纏結耳孔伯於此大具猛力惜草草萍散蘇門游記詩附呈記室不腆之私聊當三千里外一觴伏惟爲道自愛

復汪惕若先生書

僕不敏中年學道而無聞者也遠思孔孟之傳仰承祖父之緒弗克負荷中夜不寐拊膺而汗背者數數矣總以世網紛牽未

免支離作輟年向垂暮尙無渙然冰釋處老先生壽我以鴻篇
進我以大道首推聖人作經之意與聖人之所以用心厯數羣
聖心法而歸於中庸庸不離中是爲至一誠則無息是爲合天
大哉言乎非其人誰足以當萬一哉僕蓋學道而無聞者也然
不能自得由不深造之故此事未了縱名做天壤浪死虛生終
無歸宿從此亦惟努力以畢殘年尺寸或有所得敬奉教於先
生矣至於賤號愚山得之夢中似是前生夙因詳見夢愚軒記
非敢上擬顏子之如愚也先生將掖而進之乎抑好而忘其醜
耶敝郡之會惟姑孰王便朴先生表明性學是月朔日聞姑江
有大會乘扁舟冒雪而往郡中數十人肯從風雪中危坐一日
亦是唐虞三代氣象偶語及二十年前舊寓僧舍都迷門徑王
先生笑曰先生二十年不到太平便不識舊寓止恐我輩墮地

清儒學名卷二十一
九
數十年不尋來路亦不識自家舊宅僕亟歎曰此可爲頂門一
針時坐中憮然各有省聊舉以告先生傳示學者願共勉之

附錄

先生性至孝母馬夫人以不得於其姑吳太夫人緣細故叱歸
其家旋卒時先生纔三歲耳其後先生父述明先生悔之然不
久亦下世迨先生膺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先生歸馬夫人主
耐廟顧重傷厥考心將俟吳太夫人命惟恐太夫人不擇可若
何會覃恩贈馬夫人爲安人賀者盈門先生因號哭吳太夫人
前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先生主於其旁食而囑之且
令爲文告於廟乃親挈馬安人主與述明先生主入耐焚黃先
生伏主前長慟不起左右皆哭賀者爲之罷方先生未達時吳
太夫人嬰重疾不受治先生以襁褓失恃賴大母恩育因齋沐

密禱於神願減一紀以延其壽此事人無知者是日太夫人竟
不藥愈後十二年乃終官湖西時叔父祗園先生往視先生跪
迎之遇有不悅必冠服跪終日俟其解乃起先生行詣蓋合循
吏通儒順孫孝子以一身兼之

西河文集 施氏
家風述略續編

先生視學山左衡文之外絲粟不苟偶安邱劉相國書來有所
屬先生不應客曰禍福係此何固爲先生曰徇一請失一士吾
寧拚此官不忍獲罪于名教安邱怒徵諸試牘及所屬者之文
閱竟釋然歎曰施公可謂不畏強禦不遜貨財君子也巡按御
史知其事兩賢之

施氏家風
述略續編

十朝門掛點善與人同于小千未

講學臨江景賢書院問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彼豈甘禽獸
答曰予學未至恁地然推先中明子之意大約順逆二字卽存
去之主腦孟子口之于味章謂性爲命卽徇欲所謂順而下達

不謂性命卽復禮所謂逆而上達順易逆難君子堅忍精進獨

爲其難所以存之也學者皆謂此論如撥雲見天

同上

先生自庚寅後宦京師山左江右及里居或出游每講學不倦

曰先世不言而躬行至中明子講明性理善與人同予小子未

能繩武徒文藝弋名使當世目之爲詩人殆先世之不才子然

此固祖志也一息尙存不敢稍怠

同上

梅定九曰先生自臨江裁道缺歸臥寄雲樓有終焉之志鴻博

之舉非其意也御試後有謂宜稍講求者先生笑謝之且曰吾

豈惡秩之崇所憇者官高一級卽人品減一等耳

施氏家風述略續編書後

湯潛庵曰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摯見利

思避慕義若競常以博愛弘濟爲心會友輔仁爲樂閭閻諤諤

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真誠非由矯僞至矜

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性命
樹立壇坫求其惻怛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

湯子遺書愚山

祭文

全謝山曰先生之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
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尙書雖未竟其用然尙
揚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
爲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尙
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
先生而齊之也夫

鮎埼亭集愚山年譜序

愚山家學

施先生彥恪

施彥恪字孝虔愚山次子與兄彥瀆均能世其所學著有施氏

家風述略續編

梅文鼎跋

施先生念曾

施念曾字得仍號葉齋愚山曾孫雍正己酉拔貢生歷官廣東興寧浙江德清等縣知縣擢河南禹州知州未之任以事為前縣尉所誣解官聽勘獄白遽卒學有宗傳克承家法令新會時嘗葺白沙先生祠調任餘姚為黃忠端公置祭田所至聚書雖在官衙不廢稽古愚山未刻諸書悉為付梓並纂輯愚山年譜

四卷

參鮎埼亭集墓志銘

愚山弟子

施先生璜

別見二高學案

袁先生繼梓

袁繼梓字勝之宜春人康熙甲辰進士以知縣歸班候選愚山

官湖西道時講學吉州青原白鷺之間者俊環集先生與吉水
龍臚先安福王枚臣南昌熊漁濱黃州王九山諸人皆釋褐而
未仕者次第至相與講誦累日夕不倦觀聽者千餘人先生歸
請於袁州郡守重葺昌黎書院並修講會從事惟謹又承其先
志建秀江石梁繕本邑義倉凡利賴於其鄉者區算無遺策愚
山先生嘗與論服官之道先生瞿然對曰使服官得罪百姓如
今日侍皋比何家居六七年赴部謁選康熙十年卒於京邸年

五十二 參學餘文集墓志銘

愚山交游 蘇詩游山賦伏秋蘇烈烈具與李豐兩觀奉旨惠

陳先生宏緒 去春因奉憲收錄觀數問士見請闕不貽其

陳宏緒字士業號石莊新建人明兵部尙書道亨子以諸生承
廕當得仕京朝不就與同郡萬時華等十餘人游皆當時知名

士復進而折衷於道德其學益醇崇禎中以巡撫劉宗祥薦授直隸晉州知州時畿輔被兵守禦無備百計修繕寇至環攻七晝夜不下乃解去尋因事被劾緹騎逮問士民詣闕下頌其保城功始得釋謫浙江湖州府經歷歷權長興孝豐兩縣事有惠政嘗獻勦撫流寇策調知舒城縣復坐事罷歸順治中屢薦不起廬墓西山輯南宋遺民錄以見志後移居章江坐臥一樓作江城懷古詩六十首讀者隕涕工古文與同邑徐世溥齊名爲文閎達浩衍出入歐曾修南昌郡志成書五十卷好聚書鈔藏甚富王阮亭見其所作西陽山房藏書記四卷續記二卷歎曰名下固無虛士也康熙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愚山誌其墓著有周易備考四卷詩經解義八卷江名城名蹟錄二卷寒夜錄四卷士業全集十六卷及尙書廣義荷鋤雜志晤齋詩等書

參愚山
撰墓志

銘及文集序

王先生士禛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揚州府推官治通海寇獄保全良善甚眾募輸欵案積逋雪高郵居烈婦之冤號爲神君在任五年完大獄八十餘案行取擢禮部主事洊升戶部郎中聖祖留意古學特召賦詩改授翰林院侍講直南書房詔徵其詩錄進三百篇謂之御覽集歷官至刑部尙書治獄寬平爲政持大體清不戾俗和而有執一時重其清德坐讞獄失出罷歸尋以上眷念在籍舊臣復其職康熙五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八卒後五十餘年高宗特詔以先生績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較正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賜謚文簡先生之詩爲一代正宗博學多聞著述皆歸

雅正幹濟風節眾望所崇長成均時疏請定文廟祀典增從祀
先儒整飭教條杜絕請託所獎拔多正士典試所得士如楊文
定名時陳勤恪鵬年黃侍郎叔琳惠研溪周惕皆為名臣名儒
當開鴻博特科先生言於魏果敏象樞曰公以學行聞天下薦
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某者乃可應詔人知湯文正之薦由魏
公不知自先生發之也所著帶經堂集九十六卷其他池北偶
談居易錄古懽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話漁洋詩話蜀道驛程記
皇華紀聞隴蜀餘聞秦蜀驛程後記粵行三志浯溪考北征日
記感舊集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唐詩十選諸書凡百

餘卷

參宋榮撰墓志

王揆

撰神道碑

先正事略

湯先生斌

別為潛庵學案

馬先生驥

別見亭林學案

毛先生奇齡 別爲西河學案

天津徐世昌

身宜請予與程山相爲應相皆明遠民也西易
氣特盛三魏魏爽叔子爲之魁氣節文章志在經世視
宋諸人之潛修稍殊焉述靈都三魏學案

魏先生際瑞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偕一字伯子靈都人明諸生父死繼以孝
聞家饑於時意人之難舉願初請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曰伯
子先生性欲善通於兵刑禮制律法皆博於表因體學創伏
相法出故乃時名號三魏各謂魏則伯子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終

南豐學案卷三十一 愚山所著長成均時號諸死文則與時從

真儒整節教條杜絕請託所與拔多正士其試所得士如楊

冠名時陳勤椿鵬年黃仲輝叔琳嘉所授詞場皆為名臣名

官則鴻博特科先生言於魏果敏黎福曰公以學行著大

士不啻以文藝必如湯某者乃可應詔人知湯文正之薦由

公不知自先生發之也所著帶經堂集九十六卷其他地北

談身錄古懺錄香社筆記分廿餘部通詳詩話蜀道驛程

皇華雜聞隨興餘聞泰蜀驛程後部專行三志再按考其

記述實業周覽三昧集府人萬首題句選屏始十題諸書凡

書卷

愚先生

王

王式正

愚山所學案

清儒學案卷二十二

天津徐世昌

寧都三魏學案

易堂諸子與程山髻山相爲應和皆明遺民也而易堂聲氣特盛三魏競爽叔子爲之魁氣節文章志在經世視謝宋諸人之潛修稍殊焉述寧都三魏學案

魏先生際瑞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一字伯子寧都人明諸生父兆鳳以孝聞家饒於財急人之難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曰徵君先生性敏善強記於兵刑禮制律法皆窮析原委遇難事剖決如流與叔弟禧季弟禮並有時名號三魏客潮鎮劉伯祿幕清初大兵入粵圍潮久不下欲屠之伯祿用先生言爲民請命得

免後范忠貞承謨巡撫浙江禮爲上客蠲荒賑饑諸善政多得其力康熙丁巳吳三桂部將韓大任踞贛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善伯來不信先生方客總鎮哲爾肯所遂遣往慨然曰鄉邦之禍烈矣拌此身以圖之甫入營官軍遽從東路急攻大任疑賣已被拘留既而大任改降閩先生遂遇害著有文集十

卷雜俎五卷

參先正事略文集

文集未請人之節餘餘甚焉並請三駁學案

答友人書

承長書見示淼然如河漢而無極也又承命瑞鬯復不敢不竭其愚以對所云極重大者克已做人一事竊謂此事人人言之而無一當者則以其情尙僞其事尙虛其志尙言又莫患于其言太精不顧其樸其論太篤反失中庸夫巧匠能施彫繪之美

者爲有樸也聖人能盡聖神工化之極者爲有庸也苟不務近而先謀諸遠不能粗而欲致其精是未步者學趨未能言動而思歌舞也所云向日志氣在文辭一路正恐詩參李杜文擬韓歐又豈得爲豪傑之士竊謂斯言當矣雖然文所以不如行者文虛而行實也使不致其實徒棄其文則不如執一藝以成名者猶得繫其身心不至如游民罷士之媮惰而一無所就又況韓歐李杜其詩文各有原本非苟然爲文章者哉所云凡事無不刻苦而能自成立者竊謂大而聖賢小而工技誠不出乎斯道然所以刻苦者在行不在言在誠不在僞在實不在虛萬分之似不如一分之真騏驥一日馳而千日息不如駑馬終歲駕言之至精不如行之至粗許之一斛不如與之一斗者矣所云此事易入僞妄并有始而鮮終竊謂誠至而僞散猶日出而雪

消也吾僞吾妄吾無不知知僞妄而僞妄者非易入也故出也將凡事非此無以飾觀美焉有始鮮終終宜策也始且無矣終于何附所云師友之資斷不可少惟難同方術者其人竊謂師友之資譬諸藥食吾有善美食助而養之有惡良藥攻而去之然則藥與食者非能徇吾之滋味而合其嗜好也燕昭能以郭隗爲馬骨田單能以老卒爲神師雖非其人而卒收其效而必謂同其方術于是乎教玉人以琢玉教疾醫以爲醫瑕日以多病日以長勢所必至所云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竊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人倫而已事無細而不巨行無終而不始蜂棘之刺不能任何言乎白刃宴飲之約不能踐何言乎久要簞食豆羹不能捐何言乎千金一擲故爲人子者富則甘旨貧則菽水不必俟

天下萬方之養也行則追隨坐則侍立不必希嚴父配天之文
也有善則喜有過則憂不必冀顯親揚名也小過則幾諫大過
則號泣不必舉底豫允若也而今之高談尊養者肥甘先于妻
子以爲後將萬方天下養其親觚忤形諸辭色以爲後將享帝
配天敬其父所謂舍爾求遠舍易求難徒取飾于言語以欺夫
盲瞽之士而識者笑而譏之仁人君子等諸穿窬奸宄之徒而
誅之無恕論豈非僞不可售虛不可恃耶所云凡人之病患不
能知眞知則病自去不待費力驅除須如知衣之必能煥人食
之必能飽人烏喙之必能殺人竊謂人之大病在不能行不知
不行猶望其知知而不行無復可望聖人所謂說而不繹從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夫今人非不知好色之必死好之愈力非
不知貪食之必病貪之愈多非不知味心取財之必悖出而黷

清傳身卷二十二
三

貨無厭非不知舞文弄法之必犯刑而爲奸滋甚凡此者非不知也不能用力驅除而溺于所好也故知法而犯者刑必倍諱疾忌醫者身必亡所云藉于師友非以彼此夾持爲存誠居敬之地又不在教爲端襟危坐以收放心竊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人所以教人者要不出此放心不收是猶家無主人誠敬不存必僞必肆旣無主人又肆且僞雖奸非盜賊何不可爲是以古人必正襟危坐者一以存其誠敬一以厲其精神譬如懸梁錐剗使怠惰之氣不設于身又如官府鐵面下臨吏民在下者生儆惕之心在上者不敢有戲渝之色瑞氣疏習蕩不樂拘簡然見端人莊士則必敬而畏之不敢以爲迂者蓋誠有見于此也所云最苦無復黨侶偶負此志益爲子立儻與人言惟有哄然而笑竊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事非

必我盡知之而人皆不知也吾以爲人皆不知則自以爲是而
妄者有矣自以爲能而盈者有矣且自以爲得而欺世罔人者
有矣吾恐人笑吾言之不忤不慮其以我爲異也又承以此冀
瑞肯爲觀摩與有成竊以瑞之碌碌此事尙未夢見然人肯自
治何非它山之石不必問其人之肯與不肯但在我之資與不
資又云士誠有志成立必非不出閭井可以倖致猶當作計遠
游冀得明師又云近日習氣稍能勉爲變遷瑞竊幸矣幸矣雖
然不敢信也今或地無方里之遐人無齒牙之齟者其學其識
縱不足以爲師而亦未嘗不可爲友而足下足不出閨房聲氣
不通尺素離羣索居甘自子立然則雖成遠游吾恐四方明師
良友不可得也來書有云前月忽有所感自是極重大事欲因
謝客得過商之瑞竊以爲旣極重大矣咫尺之間乃須因事相

過而卒未嘗過然則非重大者且如之何此瑞所以不敢信其
有遠游之志不敢信其能勉爲變遷不敢信其所謂克苦成立
師資做人之語一若徒取言之可聽而矜重以相示也夫人欲
信友必先自信欲得自信必毋自欺而今之爲學者其得意在
文章反謂文章爲小技其得手在僞妄乃謂僞妄爲匪人喜肆
惰而畏拘束則謂嚴謹者爲迂好將順而惡切磋則謂直諒者
爲異己又或憚于改過而以補苴爲細事恥於下人而以近交
爲不足也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口者騰口說也申公曰爲
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語當不倫惟恕諒之

與甘健齋

十一月十一日有信附湯使來想不浮沈日月又旣四旬所造
當復有進境也嘗論程山諸公本立功深皆我師範黃維緝暨

健齋又能見諸行事有用之學非虛談性命者可比而愚則以爲維緝見義必爲聖賢中之豪傑吾黨所宜萬分愛惜莫邪干將用以屠割龍虎是爲適宜苟斫鐵斬石非折則缺以割狗彘遂失威靈夫聖人之道不在位則不謀君子藏器待時而動易稱儉德辟難語云危行言孫孟子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苟徒惑見義無勇之言執志士不忘之說則俊廚顧及覆轍在前從井救人孔子所戒況維緝上有老母外有尊師聶政不敢以身許人子在回何敢死斯何時哉可以戒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暴虎馮河吾不與也夫惟道德理義之人能不屈于時勢然正惟道德理義之人而后可與語時語勢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又曰善强者能弱善勝者能敗敗所以全勝而弱所以保強也道有所不行勢有所不迨財有所不給時有所未至

則君子蠖屈焉微服過宋陳蔡要盟豈聖人所欲哉仇莫大于
弑逆孔子未嘗伐季氏而討陳恆禮莫重于親喪原壤登木而
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瑞亦未悉諸君子之何者宜行宜
止而言其大概冀臨事之際將有所戒懼而審處之者此确齋
凝叔和公之所欲言以瑞躁動妄行常犯大難故使親切言之
足當殷監其或言之不倫則健齋又宜有以教我也

答葉尹如

九月初十日于松陽得來教竊謂足下貴胄英年斷然畢志于
聖賢之學此古人所不易觀也瑞有數友嚮年結屋翠微名曰
易堂日究精義致用安身之道故瑞亦稍竊聞其說大抵易之
變化全著于象宋儒徒據乎理似僅一說夫旣名曰易則貴變
通變通之本原自不易殊塗百慮正變通之驗也語曰識得一

萬事畢愚云萬事畢乃識得一夫不畢萬事何由識其爲一故人之爲學者必于日用事物求其妥當如欲穫稻不求諸稻但爲耕鋤灌溉稻必穫矣如欲成井不求諸井但爲去土掘石井必成矣聖人言仁必言其事如答顏淵仲弓樊遲司馬牛皆非空言仁體教人體認太極蓋事當乎理卽謂之仁聖賢學術原欲施諸行事非但爲正襟危坐而設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宋儒輒議韓范徒有經濟惜未知道夫韓范功業與蕭曹房杜似有分別但口中未言正心誠意而已總之持己者宜密以嚴處事待人宜寬以恕若迂執一法譬如方輪不可轉動不但舉一廢百并其一而廢之太極日日在前何足貴乎作事如王文成處物如大程周子然後可謂眞道學也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語最爲有味夫謂之平淡則非高自矜持謂之乃造則非遽

然可至故必閱盡世情乃見道情道情卽世情之恰好者耳來
翰所云一致而反百慮之爲難今且料理百慮可也大抵事不
可迂情不可不近故孔子曰能近取譬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吾
黨爲學因其易者勉其難者事貴閱歷理必躬行而已至於諸
儒格物主敬存誠致良知各持一說要不過自其一已得力者
言之我正不必執一教門以啟爭辯此瑞所聞于朋友之說敬
陳左右以備採擇若瑞則于此中尙未夢見不敢碩言自口以
取大賢之鄙笑也朋友不可無瑞二十年來親受其益故實見
爲一日不可少之良藥美食惟足下留意焉

再答葉尹如書

伏讀來書云象之爲言乃天地萬物之實體此確論也夫象乃
至虛須臾忽變然成此須臾之象者必有其所以然是故所性

根于心則生色見于面人事悖于下則天道變于上觀其所變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謂易象之難明者若坤爲牛又爲馬乾本爲馬又取震龍豈乾與震合乎夫震得乾一索是爲長男則肖乾者莫如震故乾健而震動震得最初之生氣在東方而爲木龍木也陽精而潛于陰故震一陽在二陰之下古人謂梭杵之能化龍以木屬耳乾之六爻曰六龍則乾亦龍也而乾不曰爲龍者以震所專乾與震合斯理爲不易矣若夫坤之爲牛是坤順之本體而坤德爲地主于載物馬者載物者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則坤之爲牛正言其體坤之爲馬兼言其用而謂之牝馬則與乾有異也夫曰乾爲馬矣而又曰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駮馬坤爲牛矣而又曰爲子母牛是以牛馬爲象者亦非定指一端而震坎亦有其于

馬也爲善鳴爲美脊之類則是自乾坤大概言之則爲馬爲牛自其至賾而言則非馬牛之一象爲可盡也今夫山川之氣結而爲雲其降也則爲雨而凝之也則爲雪是三物者有異矣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象之所以爲妙也通易三百八十四有四爻其象各有所適而莫不各有所主又互有所錯而莫不各有所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至所論大學親民之說不過新之譌親而本傳釋以日新作新維新者其文甚明不足辨也凡諸臆說皆祈有以教之

億言

詩之有韻猶易之有象也詩無韻則情不彰易無象則理不著而易亦有韻者易之情也易與詩有相通之道焉故其情相應而聲亦相感故曰易者感應而已矣詩者亦感應而已矣易與

詩蓋員而不方者也韻與象亦員而不方者也員而不方故其感之也無定情而其應之也亦無定體無定者至定者也鑑懸于虛凡物得之以爲象者其體定也

雜說

季成子問於魏子曰君子亦務博乎魏子曰君子務達不務博農非無穀也而粉餌饗飧不能施其劑屠非無肉也而脯醢羞膳不能致其調穀與肉者所以適口也君子之博學所以適用也博而不達不可適於用肉穀而無調劑不可適於口是以君子不務博也曰然則務博者亦有害乎曰君子之博也能得其意而操其至約以善其用故愈博而愈精小人驚博而矜其智小者堅怪僻之學其大足以文過濟惡而遂非是以小人之博之害無窮也

於是或有問於魏子曰敢問子之所謂簡者何謂也曰不煩也
要也明也易也決也擇也略也不多於此事之外故不煩約而
精之於此事之中故曰要也無歧說臆見以淆亂之故明直如
是而已故易明而易無留滯矣故曰決也有百事焉治其一二
其餘者無足治也故曰擇有一事焉得其意而足矣事之爲形
迹者無足拘也故曰略也敢問簡亦有本者乎魏子曰本之以
平恕而行之以安靜平恕則絜矩而易得其情安靜故端詳而
暇豫識大體故中節急當務故寡而不遺故曰簡者檢也能檢
制其煩苛紛躁之情而不使意見之妄乘於事會也天下之事
庸常而已矣庸人不安其庸而思以相勝則詭異偏頗適以自
亂亂則又從而紛更之故一事之中千百雜出欲已而不能已
也不準於古人之法以求人之情而任己情以創今之法是以

事日多而愈不可治如蘇威王安石之徒足以爲戒也

魏先生禧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號勺庭又號裕齋生負異稟年十一爲諸生崇禎甲申遭國難哭臨縣廷憤咤不願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棄諸生服隱居教授以世亂移家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因地險爲守望後寧都被寇翠微獨完士友稍稍依之彭躬庵士望林確齋時益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又有李咸齋騰蛟邱邦士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藜燦與先生昆弟三人皆敦古誼相與講學世所稱易堂九子也時南豐謝文游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易堂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爲之領袖云先生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

其爲文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淋漓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至吳越多交奇士遺民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被徵以疾辭有司敦迫就道昇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昇至門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著有左傳經世日錄又文集二十二

卷

參先正事
文集

左傳經世自序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

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
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
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
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
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
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
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
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
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
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

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
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
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
禧評註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
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
駁而不醇然如石碯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
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
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文集

正統論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

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蘇氏之說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爲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逆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漢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近于理而鄭氏爲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予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尤爲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予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

民也而或爲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爲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且以爲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爲妻而婦奈何不以爲姑則大不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爲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王正月之義是也至於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爲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黜唐夫以爲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

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爲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別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彊大者屬焉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

有時絕鄭氏篡正爲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

正統論中

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赧王稽首獻地自歸于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弑君篡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爲正統也唐高祖廢鄴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爲竊統魏子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勛戚居中用事爲先君所依托一旦欺人孤寡

而攘奪之故雖晉武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貫隋之淫虐過于桀紂李氏興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惜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篡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爲竊統也朱溫滅唐而李存勖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朱氏共起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者非也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勖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仇故欲並之于梁者非也歐陽子曰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敗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夫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

人以聖賢爲忠臣不得而遽同之于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不可訓也東晉統承西晉南宋統承北宋何以祖宗之一統者爲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爲正也曰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爲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于正統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爲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旣以正統予西晉而其子孫尙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革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

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也

正統論下

魏子曰吾于竊統其書法猶有說焉鄭氏之言曰史篡弒之君所稱某祖某帝及朕詔封禪郊祀太子后諸禮宜書曰某名僭行某事魏子曰讀史者其知懼乎然是道也施于始篡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夫身篡弒者雖爲天下君終不貫其實罪而予之美名子孫襲成業而安不可以重誅也故篡國子孫其臣有能服義死節者則君子必以爲忠是故貶削其身所以正古今之名寬其子孫所以存天下之實名實得而史法立矣雖然吾猶有說焉作史者多務博而徵信務博則不諱不經之言徵信則盡當時之實事故凡人君之奢淫殘暴必詳書于冊爲後世

鑒而不知夫不肖者之見而適中其欲也則且或倣而行之詩
曰毋教猱升木揚子曰勸百而懲一而獨何取焉昔唐太宗元
夜大張燈火以問隋蕭后曰煬帝時亦如此乎蕭后盛述當時
華侈百倍太宗太宗蓋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也夫心服其盛
雖賢君猶不免是而況于不肖者乎吾則以爲史凡宮室田獵
聲色奇技淫巧非刑酷殺之事記載詳悉者盡刪除其文而括
其大略足知致亂之故而已至于生民愁苦怨詛天災人禍盜
賊危亡之狀則極書之以顯示于冊使後之人主荒淫可喜之
刑慘毒快意之具無所接于其目而愀然生其危懼宋眞宗時
陳恕久領三司嘗命條其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
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李
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

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古之大臣防微杜漸以謹人主之耳目而絕其萌孽道蓋如此余于司馬氏通鑑常欲以竊統之法改書之刪除其文足眩世主之心者有志而未逮也夫正統定書法明史其幾于道矣

留侯論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

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
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立六
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
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夷
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
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于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
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于水火
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
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
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
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
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

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

答曾君有書

屢承教以兵學敘求治學敘書欲使禧得獻其愚見伏念禧知識足下久愛足下爲文能脫去一切時俗庸人之氣而志大才廣不能測其所至近諸門下生與足下周旋甚勤頗知足下所自處又方極齒牙之力推譽易堂虛己下問不憚再三僕則如何足爲報稱尊敘書日者披覽甚善頃勺庭新糝地益敞潔淨几明窗心緒恬豁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一于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好斷續格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指不暢禧竊以謂

明理而適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難于直言者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辟之于水浸灌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波瀾漪澌激瀉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水蓋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指乎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匪獨兵唯然也至于治學則天下事無一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能兼綜而條貫之者禧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留心官制則使討論古今

之官留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禮樂人任一曹或數曹既各成書然後合并貫穿暢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眾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扞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畢到處與其大意必相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表裏辟之作室構櫨斗桷棟梁必大小相灌輸扶持一室之規模成而後一椽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所能辦要其終又非眾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饑驅不得卒所學禧略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厯河渠兵法則尤不敢厝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也禧生平好讀左氏于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使攻萑苻之盜則此百人者終

不能部署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于兵乎今謹以評點二稿呈覽惟足下更教王生來承賜泰西宮室圖益奇妙禧懸勺庭中日視之嘗若欲入而居者非久卽裁書報謝乃竟未達此函就不敢輕寄遂遲至今禱白

復謝約齋書

向以天雨輿人從閒道之新城不得暫過至今怏怏所教躬菴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雖未甚記憶恐躬菴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遺害後世不小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

世而啟迪萬世人心維持萬古綱常者功甚大此又專就經義
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
以爲兩者之說皆所謂鉤金與羽比量重輕驟而視之似爲大
反細而求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必
不以爲是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實躬菴所不與程山易堂
大抵于體用中各有專致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
足非苟求相尙也頃拜手教諷繹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
堂者深望之甚大惟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
義正在於此關尹子曰螭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螭蛆聖人之言
則然弟每服誦斯語以爲四書五經莫不如是譬如製舟車丸
者以乾棗固其土服半夏者用薑夫一方之用必兼佐使一藥
之味必藉炮製矯其偏而去其毒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吾

輩爲學立言自多偏至雖其是者不能無弊朋友講益所謂佐使炮製以成是藥之功免是藥之罪者而敢不敬受乎易堂雖竊有意用世然不獨其體雜而未醇卽所謂用者舉一漏十未能得其要領毋暇他論以弟一人言之講求古今當世之務蓋亦有年每自揣量兵農禮樂之任一旦驟以相屬自信何者眞足勝任殆無一而可且今伏處草野亦每有猝至之故盤錯之會遑遑窒塞顛躓不能中其窾會而洞其首尾故弟輩之鯁鯁然以致用爲言者非獨言其所好實歎其所不足以爲難而共勉之也先生之言體亦深見立體之難以相勉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故曰細而求之實無異同者也朱陸之說紛紜于後世弟竊以爲誠明明誠朱陸之學原無異同而異同特生于其辨息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而況於朱陸

乎然則由躬庵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有非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寧重體而用不違毋重用而體或略此至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丹黃中或一字一語謬爲訂正紀侯去國篇議確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冊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覓寄新城可也

與謝約齋

貴堂會講弟意欲增二條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然在學道人尤當練於物務使聖賢之言見諸施行歷歷有效則豪傑之士爭走向之愚謂會講日當分三事一講學今所已行是也一論古將史鑑中大事或可疑者舉相質問設身古

海倫學案卷二十一
十九
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一議今或已身有難處事舉以質人求其是而行之或見聞他人難處事爲之代求其是於三者外更交相規過過有宜於公言以要其必改者則公言之有宜于獨言者則解班後私言之當日所論有確切足訓者令退書一則編于公堂永作觀習如是講學則是非之理明論古則得失之故辨議今則當事不眩規過則後事可懲庶內外兼致體用互通否恐本質雖美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目茫昧忠信謹守之益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學也先生與諸同志酌而采之

與彭中叔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

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
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
卽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揜卷思
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眾人之論此止是怕心粗處愚嘗
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
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
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
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鐵種種辨論矣

與甘健齋

尊書復躬老而康二篇理明語簡筆力醇健足知學問精勤敬
服古今學術自大聖賢而下不能無所偏至故子夏未學語先

儒亦謂重此遺彼不如餘力學文本末全具而游夏彼此相非
遂開朱陸異同之原蓋朱陸學本無異因果辨而後異生但求
相濟初不必相非昔賢之失亦吾黨前車之鑒也至于宋明儒
者各有宗旨拈題固是各人學問得力處要莫過于主敬二字
不可顛撲貴堂師友講求持循皆此二字最爲的確愚謂今日
亦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特作宗旨蓋主敬中已具有之而不
立名目尤可以化從來道學家門戶蹊徑之見息天下之爭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本當好吾又第居于述則天下之
伎心平而辨難之端無自起弟不敢誦言于程山私質吾兄不
知當否

復沈甸華

知一向以衣食他走吾兄性情醇篤學問近裏當不爲俗務所

紛比年多著述否生今之世無所自用亦不得不爾天下文章最苦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有特識者或不合古人法度合古法者又或形跡拘牽不能變化故天下能者甚多求其超逸絕羣足與古作者馳騁便爲少有弟天資庸下又拙記性不能博極羣書旁知物情故文不能奧衍有志未逮嘗欲屬之少年英絕之人得惠次君詩才已老成如是不知向時奇氣今復何如少年胸中最怕只辨才人名士自處便生出各種病痛到要緊處平日口中筆下所得力毫不濟事又名路不可令早涉早涉則心務外而酬應日多向裏學問日少尊兄宜令留意一切有用之學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卒卒不及宣

魏先生禮

魏禮字和公一字季子少於叔子五歲父命叔子授以書答罵

皆樂受曰叔兄愛我比弱冠刻苦自勵學日進兩兄以畏友待之既棄諸生乃遠游歷閩粵北抵燕京過汴洛沔漢入秦足迹幾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訪遺佚慷慨好義所得金隨手盡居翠微峯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卒年六十六著有詩古文集十

六卷

參先正
事略

文集

書邱敏齋養正編蒙卦

魏禮曰告不告二者教術盡矣其用告不告在不泥不偏利于正而已蒙爲聖功其道甚大然旣曰蒙則未宜說向深微也觀于弟子入孝章義甚淺顯作聖之功能外是乎

險止之德象凡險必幽而不明止則出而未通皆蒙也山下之險險益幽暗蒙如素絲可以黃可以黑于此判矣至險也然有

源之泉無不達但其流出而或成江河漑田畝或漂屋殺稼流人民是在導之者得其道而已

蒙亨以亨行猶言大禹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以蒙自有之亨而行也有時中之德故能如此時則不泥中則不偏爻辭各致所謂時中也若夫再三告者則蒙且習爲汎常聞訓戒浮而不入久致頑懦不繹不改終于無成故曰瀆蒙也嘗見弟子隨口頻問先生絮絮隨答者其人終無成就也夫蒙以養正如甘受和白受采未有汙染此時用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也蒙之重如此今人輕蒙風習惡得不下乎是故蒙者國家人才之本世道隆汙之原此乾坤屯造之後所以卽繼乎蒙也

夫大象之辭不拘于卦義君子觀其象以爲修德致用之矩也泉出山下雖蒙穉其流必達是果也泉始出不遽進滄澗涵瀆

是育也君子體之以果行育德然而發蒙之道亦無外于是
利用刑人震動之也用說桎梏不拘繫之窒其始達之機也發
蒙之初當如此若過于用寬過于用嚴則皆所謂以往致羞吝
矣正與大象之旨合然發蒙之初卽曰利用刑人似非道德本
意故小象特明之曰以正法也故曰師嚴而道尊
二爲發蒙之君子六爻皆主二言也中互坤有婦之象女始爲
人婦亦蒙也包蒙納婦蒙事備矣而皆吉是以爲子克家也蒙
與婦正家事備矣家正則天下正矣子克家承上二語言故小
象如此
至互坤有女之象純陰以往爲不有躬者矣而納者勿納取者
勿取所謂時中也四之困此之不有躬男女蒙之不能化者于
是該矣

雖四困於陰蒙之中而獨遠實然致四之困而遠實者發蒙之君子亦以爲羞吝也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之謂也辭曰困蒙若吾困之故不曰蒙困也君子之心有如是

操切剛果發蒙之一道也冥頑者不知率教終日惰昏沈淪習非不可救藥設教者至極而莫可如何不得不施迅厲剛果以奮發之此上九所以終有擊蒙之象也蓋如雷鳴而泉達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雖過亦中也我發之暴虐是爲寇也我發之當而禦其害蒙之惡是禦寇也寇者害人之謂上九以剛果禦其寇害而冥頑不知有其身者亦從而蚤自起發則上下皆順于道矣故曰上下順矣

書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後

安石非有心于害天下天下卒被其害則所謂性執拗不曉事

之故也而天下後世以爲奸吾讀上仁宗皇帝書未嘗不歎奇
士其自命王佐之才蓋非無故雖竊比皋傅爲謬妄而其言當
與賈長沙諸葛武侯相上下然所謂執拗不曉事者吾則又於
是書見之語曰鼓瑟于吹竽之門瑟雖工而不好故人方惡熱
吾進以裘人憂濟川而奉以車馬蓋未有能悅者仁宗寬仁敦
厚樂與天下休養雖立制度變風俗之說非其所好而顧欲加
小罪以大刑法始于左右通貴宜齟齬而不合也嘉祐之際天
下治安賢人登用于朝縱不能比隆三代以視漢文帝唐太宗
當或庶幾百司之失職民之不得所風俗之偷豈曰亡有亦何
至如安石所云在位人才未有乏于此時天下才力日困窮風
俗日衰壞至稱漢唐所以亡以危懼其君乎如是則君必不信
在位之賢人必有不服司馬徽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

者在乎俊傑嗚呼賈誼痛哭于文帝之時而安石危言極論以聳動劫制仁宗則皆不識時務之過也且夫時務之要在知人而審機劫制之術君子所不得已可以不用而用則其勢必有所反辟之御然桀劣之馬不束縛鞭策不能就馳驅馴良伏習者因其勢利道之而已顧施以束縛鞭策必拂其性而敗吾御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治天下之道進言之方如是而已矣

答山西侯君書

僕兄弟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答聲今乃寂其響單其影僕獨何心能不悲乎足下遠垂唁且道懇到之意僕何可忘辱書首舉同人之義所以期勉於僕甚大僕用悚息如蚤負山商鉅馳河其弗克勝也矣竊惟易之同人以同爲卦而聖人所以垂象

設辭乃在於不苟同然則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乎夫不同何以能大同也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貞而已矣貞者人性之大同也夫人之情萬有不齊而必欲齊之以一同雖天地且不能如以同爲同則是嗜甘者必不同於辛而鹹酸苦各有其不同如曰五味而已是天下有口者皆同也故論其同君子與君子不同者多也論其不同小人之同於君子者亦多也向者之同亦背者之同公山弗擾佛肸南子聖人同之至於匡人之圍桓司馬之要殺聖人之同自在也假使孔子之同必欲異其不同者則七十子而止矣三千人之徒而止矣惡能通天下之志乎故二五同也三之伏戎四之乘其墉皆同人也而睽之時見惡人無咎矣且夫聖人有以探天下之蹟見天下之隱而爲此辭也知不貞之同與有主之同爲禍最

烈國家之傾覆是非之瀆亂世道淪胥君子塗毒小人得志皆由此也是以二五中正義所當同此歐陽氏所謂君子與君子爲朋者而聖人寧著于宗之吝必以于野出門爲貞略其常義而昭其大全孫氏曰物有黨有仇不厯異之辨不知同之常若東漢諸君子分別甚則傷明矯抑至則傷健操持峭厲則傷中正非君子之貞而涉川何利焉易序同人於否之後爲世道切而爲君子計尤遠也雖然大通之同聖人之道不苟同之義君子之守苟妄希夫通天下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流爲比匪踰閑亂德之鄉愿賢不肖雜糅模稜脂韋以敗其身失類族辨物之明健也然則道患不廣守主乎固蓋通者所以利其守而守者所以馭其通無他貞而已矣足下言之魯衛汴淮南而未能得所同其殆能究同人不苟同之旨者乎僕兄弟鄙野不足以發

足下問足下生堯舜之鄉去文王周公孔子地皆近又好學其
必有得於聖人之遺言僕所未聞睹者儻肯尋惠然之言藉以
開僕固陋且續先叔兄一日之雅是所願也

附錄

伯子才能經世客浙江幕府摘鈔所爲奏記告諭公移之文曰
四此堂彙叔子序之以擬陽明別錄謂其論治不去小人必不
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又曰利民之事嘗或
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其說自申韓
以至於聖人不能易也

四此堂
摘鈔序

叔子左傳經世外又作春秋列國論十餘篇又作春秋戰論論
城濮殺邲鞏鄆陵平陰洧陵諸役又兵謀篇謂左氏之兵爲謀
三十有二曰和曰息曰量曰忍曰弱曰彊曰致曰畏曰防曰需

曰疾曰久曰激曰斷曰聽曰詭曰信曰謀曰間曰內曰釁曰偏
曰與曰脅曰假曰名曰辭曰備曰法曰同曰本曰保兵法篇謂
左氏之兵爲法二十有二曰先曰潛曰覆曰誘曰乘曰衷曰誤
曰瑕曰援曰分曰嘗曰險曰整曰暇曰眾曰簡曰一曰勸曰死
曰物曰變曰將皆各以事證之

文集

易堂諸人誼如骨肉子弟無恆父師方密之至山中歎曰易堂
真氣天下無兩叔子師友行輩議爲易堂同學而作謂師也者
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惟師友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
非族姓姻戚之有定可遞推也參以學與齒權衡出入謝約齋
謂其有激勸之意可見風義

先正事略 文集
集師友行輩議

三魏家學

魏先生世傑

魏世傑字興士伯子子諸生少奉庭訓稍長父遠游久客從仲父講論最久叔子謂其於古文得窺門戶又謂及門中惟世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彭躬菴亦許爲易堂後來第一及父被難徒跣往迎喪抵家拔佩刀自刎左右持之日夜椎胷哭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三人比之何炯謝蘭云所著

有梓室詩文集

參魏叔子彭躬菴撰文集序先正事略

魏先生世倣

魏世倣字昭士季子長子從世父叔子學十年又從游江南後復游京師於叔子執友多得奉教著有文集

參文集

魏先生世倣

魏世儼字敬士季子次子少銳於學婦翁寓書謂子弟但宜循規蹈矩應制舉以爲門戶計喟然曰從未見易堂前輩沾沾習

是我何爲者遂從世父叔子學古文父年老朝夕從侍居則闔戶著書出則將車行酒同時諸老歎其有志操以爲名父兄之

子弟也著有文集

參黎士弘吳正名撰文集序

叔子弟子

梁先生份

別見繼莊學案

三魏交游

彭先生士望

彭士望字躬菴一字樹廬南昌人少有雋才究心經世之學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閒父替病且革閱邸鈔見漳浦黃公道周平臺召對語拊枕歎曰鐵漢也顧謂見當師之先生治喪畢卽裹糧往謁時黃公已下詔獄爲傾身營救會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公冤并下獄辭連先生禍幾不測黃公論戍事乃解尋參揚

州軍幕未久辭歸在易堂中所學尤以躬行爲本講學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爲宗而歸於有實用嘗謂學者之病在於虛又曰凡病皆可醫惟僞不可醫篤於風義至老不衰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手評通鑑春秋五傳文曰恥躬堂集四十卷

參先正事略

陸麟書

撰傳

林先生時益

林時益字確齋本明宗室名議濤與彭躬庵同里因江洪間數被兵兩人謀卜居躬庵與叔子一見訂交極言金精諸山可爲嶺北耕種處乃變姓名攜家往先是父統鑽爲江夏令卒官嘗支帑金數萬修城黠吏匿其籍先生覩縷追憶條寫而目算之自是得嘔血疾北遷寧都已盡破其產結廬冠石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楫孫門人吳正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鋤歌聲出

金石康熙七年詔故明宗室子孫眾多有竄伏山林者悉歸田廬姓氏皆復舊先生寄籍寧都久不樂歸山居二十年卒所著

冠石詩集五卷

參先正事略

李先生騰蛟

李騰蛟字力貞號咸齋寧都人明諸生與臨川陳際泰羅萬藻寧化李世熊同縣邱維屏爲文會晚入翠微與諸子講易於易堂中最長諸子兄事之後別居三巘峯以經學教授著周易贖

言卒年六十

參先正事略魏禮撰傳

邱先生維屏

邱維屏字邦士寧都人三魏之姊壻性高簡率穆讀書多立悟弱冠爲諸生家居寧都之河東多古松著書其下自稱松下先生避亂翠微峯叔子嘗從之學古文先生之學原本六經左國

史漢旁及諸子百家獨有得於泰西之書心悟神解方密之來
易堂嘗與布算曰此神人也青州翟世祺守饒州聘之往爲演
易數青州馮相國欲招一見卒不往康熙己未卒年六十有六
所著易勦說易數歷書皆垂成未竟有文集

參先正事略
魏禧撰傳

彭先生任

彭任字中叔一字遜仕寧都人明諸生國變後結廬巘山名所
居曰一草亭足不履城市自入易堂後嘗一訪其友謝文游甘
京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他適卒年八十有四著有禮記類編
草亭文集嘗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明而在
於行之不篤持論最平

參先正
事略

曾先生燦

曾燦字青藜一字止山寧都人明給事中應遴仲子工詞章重

然諾明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士翕然歸之明亡楊
公廷麟起兵保吉贛給事以閩嶠山澤閒有眾十萬命先生往
撫之既行而給事病卒贛亦破乃解散去尋祝髮爲僧遨遊閩
浙兩廣閒大母及母念之成疾乃歸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後
乃入易堂少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居吳下
最久著止山集西崦草堂詩後游燕卒於京師

參先正事略

謝先生文游

別爲程山學案

宋先生之盛

別見程山學案

甘先生京

別見程山學案

清儒學案卷二十二終

前編卷之二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二十三

天津徐世昌

攷堂學案

清初諸儒懲明儒末流之弊亭林桴亭楊園三魚皆尊朱抑王蔚爲大宗而攻陽明最烈者攷堂也陸清獻引爲同志表章其書張清恪唐確慎皆力守其說四庫提要謂有補偏救弊之功未免鍛鍊周內之處斯爲持平述攷堂學案

張先生烈

張烈字武承一字莊持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授內閣中書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改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遷右春坊右贊善先生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

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博通羣籍精摯理學諸書初嗜陽明之學後知其誤專守朱子家法毅然以衛道為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辨之其最要者三端一辨心即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及雜論總論共五卷於諸經尤精於易其說亦以朱子本義為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而象無窮伏羲畫為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繫象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在因象設事就事成理著讀易日鈔六卷又有攷堂文集二卷卒年六十四祀鄉賢門人私謚曰志道先生

參一統志先正事略

學案小識

四庫全書提要

陸隴其撰王學質疑序

王學質疑

自序

良知不講久矣曷爲爲不急之辯曰非敢然也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爲水火其說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爲能萬厯之世仙佛雜霸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間有高明特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專主仍在王陸蓋習氣使然也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王陸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是乎夫嗜欲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夢其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爲王陸所攝先入爲主必有好高矜伎之心無復從容異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王陸者而已非朱子眞面卽非孔子眞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

陽明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禦人按實終非妥確望其藩籬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壞人心莫此爲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之道也夫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爲惡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爲邪王霸雜用祇成其爲霸儒佛合一祇成其爲佛譬之白置黑內祇成其爲黑也白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祇成其爲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翻然盡棄其學而學焉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聞厚菴曹先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督學畿內與相應和於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愚隨眾觀之追維先人之訓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然不逆於心久久脫洗乃知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昇者立談之頃兩股風生皆虛誑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衣可禦

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辯導後學以妄誕浮夸而道術爲
天下裂如之何其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
舉大要而詳繹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百年之閒此
道須有煥然光照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黜眾說而定一尊風
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逞臆見毀前人故爲不急之辯也
烏乎敢

總論

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
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卽所謂無聲無臭上
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
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

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澶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堯舜十六字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卽此人言此人卽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

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
孳孳死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
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慎毋疏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
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
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弘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
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
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
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
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
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具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眾
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
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麤也甚至蹤跡詭祕舉良知以自解曰

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旣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厯啟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專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

尊而不過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

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眞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眾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

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礮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願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

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旣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旣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講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游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朱陸異同論

朱陸同異非其互爲異也乃陸之異於朱耳天下之道不容有二今觀孔子語其弟子博文約禮循循於矩度之內未嘗敢放

言高論啟人以好異之端則後之學孔子者其必準諸此矣秦漢以來學者未覩其要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無所不備而要歸於平淡切實雍容詳至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論其躬行也養於未發省於方動致謹於威儀言動之間以達於家國天下事物之變一一務得其理服官莅政莫不竭盡誠意致於君而利其民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優游乎仁義之府是予蓋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聖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闕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嗚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學上達高至於聖神無難而下不失爲經明修行之士天下之欲學孔子者舍是無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無新奇徑捷之說使人易知而樂從而其失也猖狂自恣侮聖蔑經未再傳而已不勝其弊陸子是已夫

陸子直指人心使人反而求之在己似矣然厭夫世儒之溺章句忘本心者而遂槩舉而屏除之孤守一心自以爲足曰學者學此而已問者問此而已甚至以爲六經皆我註腳嗚呼是何言也求之孔門未嘗有是說也孟子之言心將拯人於功利嗜欲之中而陸子之言心將置人於好古敏求之上故以子靜之高明已不免於自許太高自任太過有張皇遽迫之病況其徒不及子靜之天資徒舉師說而張大之則浮游放蕩僅與末禪之無忌憚者同歸而已矣曾何益哉雖然宋元之世天下方尊尙朱子陸氏之學不行故其害未著而草廬吳氏尙以陸學不顯爲憾及乎明之中葉陸學大行於天下矣何則明之陽明卽宋之象山也陽明以前學者守朱學甚嚴言純師行純法賢者窮理居敬務惇於本實而庸常之流亦毋或有越於彝矩卽閭

巷父老往往誦習小學性理綱目諸書當是時風俗最爲淳質
議論一於下紀綱修於上而天下號爲治平則朱學之效也及
陽明出而以致良知爲說竊大學孟子之言以文其佛老之實
於宋則取象山於明則取白沙藉其杰爽之氣詭幻之智俊偉
之詞奮然而與朱子爲難蓋世風漸下人將生心天下羣不逞
之徒其不便於朱子之教而欲甘心於正人者往往有之矣特
未敢有顯言叛之者自陽明操戈樹幟爲天下禍首於是魁桀
黠猾之士相助爲波濤而庸愚下士盡從風而靡五經四書悉
更面目綱常名教爲之掃地矣故一傳而爲王畿則直言二氏
而不諱再傳而爲李贄則盡詆古之聖賢而取夫姦雄淫暴者
以爲法雖其人已伏辜而天下相與扼腕而歎慕之當是時以
姚江爲聖人誦佛老者爲名士培擊朱子者爲高賢訶詆傳註

者爲儁傑酌博狎謹者爲風流爭自號於天下曰我學禪者也
學姚江者也旣顯遁於朱教之外然後可以恣爲濁邪而不愧
蓋鄙俗之見不可以敵聖賢惟持高說以駕之則名教不足束
我卽無所不爲而不失爲高士陽明馳騁異論欲使人人爲聖
人而適以便天下之不肖及夫禮義之教澤已盡貪詐之習俗
已成日囂競於功利嗜欲之內不惟朱子之說不足以入之卽
象山之本心陽明之良知亦視爲浮塵土梗邈乎其不相屬矣
高談妙悟果何益乎王弼何晏罪浮桀紂竊以爲陽明之禍天
下卽懷山襄陵未足爲喻陸氏之學不行於宋而行於明此其
效然也然則朱陸之辨大是非大利害存焉又非獨同異而已
也我朝黜浮屏異曩者講張爲幻之說學者絕不經於耳惜也
士無深志不朱不陸而習爲浮華無用之空言此其尙沿於明

末之習不自覺知者也廣厲學宮振興絕學尊朱子爲法俾一
返於淳實士心其允正乎是所賴於維皇之作極矣
史法質疑
某鄙儒不知史法嘗以愚見質之識者曰史以紀實也人而一
事可傳則書其一事一言可傳則書其一言若名卿將相戡亂
致治經緯謨猷必銓次而詳誌之俾後人有所考法此經世實
用之書也盜樸勿巧盜實勿虛夫文以渾樸爲近古巧妙爲時
調況於史乎曰否否史以簡爲貴舉要刪繁安得事事而誌之
乎不見人身之有脈絡畫家之有主峯乎愚曰旨哉斯言請因
而推繹之身有五官四體而脈絡具焉脈絡卽在官體之中舍
官體而存脈絡脈絡果安在歟舉五官之一而闕其四舉四體
之一而闕其三曰脈絡如是足矣是得爲全人歟文之開闔照

應宋以後始言之遂流爲格套而不免於俗唐以前未嘗有是
名要其比事屬辭水至而渠成乃所謂脈絡也畫家求工於尺
幅經營結構顧盼可觀相矜爲能事如使作三邊圖某口某墩
某寨某堡一一如其位置安敢以意匠而顛倒刪削之作九州
圖某省某府某州縣某衛所某城某驛欲具知其險易遠近脈
絡所在缺一區則絕一脈矣又安敢略之然爲此圖者可以備
有志經世者之考求而無當於清齋之雅玩此石田思白所不
肯爲亦不能爲而欲求有關於實用則固在此不在彼矣今之
爲史將爲尺幅觀歟抑核實考信爲後世經世務者法歟曰此
臆說也於前史何據愚曰史遷之敘孔子也必曰襄公某年孔
子若干歲昭公某年孔子若干歲定公哀公某年又若干歲適
某國遇某人答何語不厭詳也若舉要求簡止當云孔子生知

清儒學案卷二十三
九

好學周流列國晚仕魯爲司寇而已又如曹參敘次戰功甚詳若舉要則第載其清靜畫一而已唐書如魏徵郭子儀裴度李德裕皆獨爲一卷敘其生平履獻納前後鱗次有年月可考而陸贄傳載奏議纍纍舊唐書一萬三千言新唐書亦萬言若厭多而削之諸大賢君子毋乃減色歟考古者止讀通鑑節要數行足矣何貴於全史而讀之日子後學之寡陋者也史事所關甚重毋妄言卽有所疑姑私誌之以待長者教愚曰謹受命遂書之

讀史質疑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爲宋史者有

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許白雲金仁山皆有功聖門而許爲最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爲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堪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眞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假孔孟以文禪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嘉隆而下講學者徧天下人人各樹宗旨卒之納降於佛老流遁於雜霸總以成其爭名利攘富貴之私辱聖門甚焉而邈其原始陽明實爲首禍如此而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道者必以史臣爲無識矣愚故疑道學傳可不立也

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誅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

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
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悌謹
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
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
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
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
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
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
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
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腳
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
間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

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於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餒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

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之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日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言致知則侈然自大侮聖蔑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誹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於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矣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於理也必曰

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爲
祕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
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
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
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
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
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
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
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
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溪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
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
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

不之許也然則陽明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於佛
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
學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呪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
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
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
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
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
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
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
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
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
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

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知其爲
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
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
瞻循之態非所語於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從祀何道學傳
之有

附錄

先生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性好施與嘗留所入之半
以濟人故友親老子幼婚喪未終者竭力籌畫如其家事

先正
事略

讀易日鈔刪潤凡四十餘次易簣前猶有考訂

同上

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茲李成梁金
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
論孝宗謂明知闕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

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
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名素著獎借後
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搢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
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搢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
手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
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
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
敗齋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議論皆卓然不可磨滅同上
先生文集中多講學之文其朱陸異同論附刻王學質疑後四
庫提要謂不及其賈董異同論之持平又謂漢學有傳經之支
派各守師說而已宋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
之不得不然者與

四庫全
書提要

陸稼書曰先生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埽龍溪海門之毒而凡梁溪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

王學質疑序

張敬庵曰先生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蓋眞能勇於決擇者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

同上

唐鏡海曰讀先生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淫詖邪遁虛無怪誕之說中於人心者一砭而可以去其害矣

學案小識

我堂交游

曹先生本榮

別見孝感學案

陸先生隴其

別爲三魚學案

致堂私淑

馮先生濂

馮濂字周溪寧晉人明尙書英玄孫幼聞孟子性善之說因究問心性之旨祖端祺奇之命名曰濂以周玄公期之也弱冠補諸生讀書窮理守朱子家法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先小學循守而進以發蒙育德爲己任研究易蘊二十餘年以朱子本義潔淨精微日讀一卦十旬一周至老不輟嘗言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朱子一人而已前儒許魯齋薛文清胡敬齋及陸稼書得程朱正傳次則曹月川羅整庵陳清瀾張武承張儀封五先生爲能羽翼程朱有功正學設教京師未嘗一至

權貴之門雍正十三年卒年七十四

參北學編

世宗憲皇帝御製

清儒學案卷二十三終